



贿 赂

从恶棍到总统

〔美〕威廉·钱布利斯 著

燕兰 何其三 薛重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贝有 贝各

从恶棍到总统

【美】威廉·钱布利斯 著
燕兰 何其三 薛重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成都

责任编辑：颜永先

封面设计：文小牛

技术设计：凌志云

· 西洋镜丛书 ·

贿赂——从恶棍到总统

(美) 威廉·钱布利斯著 燕兰 何其三 薛重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青海西宁昆仑路5号)

开本787×1092mm 1/32 印张6.25 插页2 字数103,000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7-220-00563-6/D·89 印数：1-30,000

定价：2.10元

前 言

正当此书即将付印之际，我们每天享受着全国和地方最高质量的丑闻的杂烩。一群亚利桑那州的记者和调查者宣称：“美国国务卿巴利·哥德沃特尔、他的兄弟和密友统治着菲尼克斯城和亚利桑那州几乎达30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们纵容那种通过与罪犯的交情和商业联盟进行的集团犯罪。”马尔文·曼德尔在任马里兰州州长期间也被发现犯了诈骗罪。他的行为遵循的是马里兰州的传统。到副总统斯波罗·阿格纽也遵循了这个传统。按照审判他的法庭记录，他从1962年当巴尔的摩县的行政长官开始到当美国副总统期间（中间当过马里兰州州长），在办理政府契约时收受贿款。与此同时他却在美国各地发表讲话，大声疾呼反对“大街上的犯罪活动”，并要求恢复法律和秩序。在马里兰附近的宾夕法尼亚，密尔顿·谢普州长向大陪审团供认，在1970年的州长竞选中，他接受了两个各装有1

万美元现金的纸袋。谢普说他记不得那些现金的下落了。

我们现在知道，尼克松总统曾告诉约翰·迪恩他可以以得到那笔臭名昭著的百万封口的美金”；那是卡车司机联合会的基金。我们还得知，那个争论了很久的关于林顿·约翰逊是否参与操纵选举，然后让他得以在1948年进入美国国会的问题可能最终要由他的政治同盟来回答。那位同盟在晚年愿全部坦白，承认他帮助了约翰逊巧取选票。

可想的是这张（丑闻）名单是没有穷尽的。工会官员——像托尼·波义尔和弗兰克·菲茨西蒙斯——总统、副总统、众议员、参议员、州长和骗子们都卷进了一套无处不在的系统中。那总统是由贿赂款、庇护、偷窃，竞选经费以及个人扩张组成的。当这种事情时时发生的时候，很明智的做法是从那些社会渣滓（行骗，偷窃及默许这种行为的人）的心理方面寻求解释。但当这些事情变得太普遍，几乎已不成为新闻的时候，我们就应当在社会的特征上寻找答案了。在这本书中，我通过由根部向上分析和研究这个诈骗、行贿和政治帝国建设的系统来寻找答案。像描绘的那种关系一样，这项研究中的姓名和地名可换到任何城市、任何州、任何国家，只需在角色选派上有点大小的变动。台词和剧本都基本上是原样。如果从政治、不法商业和腐化的角度看，美国的每个城市都是“袖珍的美国”。

序 言

现代西方文明产生奇怪的东西：形形色色，大小不一，毫无意义的产品（见阿尔温·托夫勒的《未来的震荡》）；一种在竞争激烈、毫无理性和麻木不仁的教育制度下变得孤独、冷酷、过度僵化的孩子们中产生的普遍的绝望情绪（见朱尔·享利的《与人对立的文化》）；一群把自己扮成学生的失业青年（见查理·雷奇的《美国青年》）以及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各种各样的犯罪活动（见任何大城市的日报）。

金钱是我们现代社会机器的润滑油，而被选举出来的公共官员则是维持这部机器运转的活塞。那些提供润滑油的人们，不管其油的来路如何，都有权力让这部机器按他们的意愿运转。犯罪是资本主义润滑油的最佳造油机。那些想要影响这机器生产什么样的产品的人发现，由犯罪所获的金钱与从其他途径所得的金钱一样，可以有效地帮

助他们达到预期的目的。那些由犯罪获得金钱的人由此而成为最有可能控制这部机器的人。犯罪并不是一种工作很有成效的政治经济的副产品，而是这种政治经济的主要产品。犯罪实质上是一基石，在它上面建立的是民主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

在美国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每一城市，犯罪集团操纵卖淫、贩毒，为赌博、看淫秽电影、借贷、人工流产或某种特殊需要提供方便。他们的利润是美国选举费用的主要来源，而他们的生意（如果未被记录的话）是国民生产总值的组成部分。美国集团犯罪交易的收入高时可达每年1000亿美元，低时则可达到400亿美元。但不管多或少，这利润都是巨大的。国民生产总值中由犯罪网流入的钱所占的比例是不可否认的。没有几个国家的经济可与美国犯罪活动的经济效益相比。

这本书讲的是一个非法产业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美国最大城市之一，是怎样运行的。是一个关于地下组织的在朝派与在野派的故事。这地下组织是个隐形的世界，它包围着建立在赌博、贩毒、高利贷、商业欺诈、卖淫、职业扒窃、抢劫等等之上的有数百万产值的产业。这种产业是现代生活的政治组织及经济结构的重要特征，而又往往为我们所不理解。

本世纪初，美国一位最优秀的记者林肯·斯蒂芬通过揭露美国城市的腐败而飞黄腾达，并帮助了西奥多·罗斯福竞选总统。林肯·斯蒂芬总统说：“贪污和无法无天的

精神就是美国精神。”在《城市的耻辱》一书中，他详述了他在本世纪初美国大多数最大城市中调查的结果：

在调查的第一个城市——圣路易——惊人的事实就清楚地说明不仅存在政治上的腐化，还有金融、商业、社会的腐化，贿赂是如此纷繁复杂，多种多样，无孔不入，令我们的头脑难以理解和掌握。圣路易以贿赂最为典型，明尼阿波尼斯是警方贪污，匹茨堡像一架政治和工业机器，费城则是普遍的文官腐化……

这些情况并没随林肯·斯蒂芬一同死去，也未由于特迪·罗斯福的当选而消失。1931年，国家遵守及强化法律委员会完成对警方的质询后作出结论：

几乎所有大城市都存在政治家与罪犯统成同盟的问题。例如，洛杉矶被几个赌徒控制了数年，旧金山在几年前也有同样遭遇。在一段时间里它被赌徒控制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三个控制了该城政治的大赌棍为指派警察局长争吵起来，最后他们用掷骰子的方式决定由谁来任命第一届警察局长（任期两年），谁来任命第二届，谁来任命第三届。

这些年来，揭露的任务落到了政府委员会和社会科学家身上。他们一般都比较宽容，不像那些当记者的前任。他们从警察部门，司法部长的档案以及大陪审团的记录中获取信息。不幸的是这些不同来源的信息提供的是一幅歪曲了的集团犯罪的画面，而且使人们过早地接受最高法院的观点，即美国有一个意大利人控制的黑手党或科仁·诺斯特拉（黑手党的一股）。他们经营着美国大多数的不道德产业。唐纳德·R·克莱塞，一位代表这个观点的社会科学界最有权威性的发言人，以主要从美国最高法院和几个州的犯罪委员会得来的资料为根据作出结论，论述了1969年美国集团犯罪的情况如下：

在美国，犯罪分子设法组织了一个集团。这个集团立即成为全国性的非法卡特尔和联盟。这个集团的任务是积聚由敲诈、高利贷、非法卖彩票、赌赛马和体育比赛、毒品、逃税酒：等各种交易中获取的数百万美元。

他还说：

除了很小的比例外，一个意大利集团实际上控制了整个美国集团犯罪活动。

这种关于黑手党的成见十分有意思而且在美国流传甚

广。几乎每个月都有关于黑手党某个方面的文章登载在影响较大的杂志上，如《玩童》、《哈泼》、《新闻周刊》、《时代》等等。其内容多是：一个人被杀了，一个“恶棍”被捕，他声称他是科仁·诺斯特拉的成员，一个政界人物被怀疑受到黑手党控制。电影里充斥的是：《教父》告诉我们“秘密政府”按照意大利家族的特征和习俗来执政。因为那些东西被越来越多地吸收进入了美国文化，但作为生活方式却总是与犯罪有密切关系。

使人奇怪的是这些各种各样的性格特征刻画都是以一点点资料为根据的。几位想象力丰富而又健谈的人常常因为被指控犯重罪并被判处长期监禁。但由于统统招供，部分起诉撤消而得到免罪处理。稀奇的是，没什么人因为这些人的揭露而被捕。他们的故事往往是自相矛盾的。揭露者也从不是身居要职的人。间或会有一些与指定的黑手党头目的谈话被写成一本书。拉基·路西亚诺和弗兰克·柯斯特罗最近参加了黑手党的游行，并讲了他们的经历。

在细心地阅读了所有的资料，包括这些传记和堆积如山的犯罪调查团的官方报告、政府调查、国会质询等资料之后，你也不可能简单地作出关于那些操纵、管理美国的非法商业并为其提供资金的集团和组织的结论。的确，我们要冒昧地说这些资料不仅不使人明了，反而让人难以捉摸。从对这些资料的矛盾地和不同地理解中，我们似乎能够得出的唯一的圆满结论是，没有单一的一张照片能传达出集团犯罪的准确形象。不管那是一个主要由意裔美国人

组成的高度集中的组织，或是一个临时企业家的大杂烩。

如果我们仅仅依靠警察和其他执法机构代理人来提供信息，我们就很可能会过分强调那些符合我们头脑中的罪犯形象的人的作用，而相应地忽视实业家、政界人物和执法人员的重要性。而正是他们作为美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永恒的组成部分，创办支持我们大城市的不道德行业辛迪加，并使其永远存在下去。

可以使政治的、经济的与犯罪的利益之间的腐化和同谋关系的作用清楚地显现出来的地方是该市的街道，而不是那些记录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卡片。集团犯罪可能并不存在于法律和政府之外，而在他们本身——一种潜藏的，又为这个社会所必须的政府和经济结构的组成部分。最有可能被公众调查揭露的人可能并不在政府机关里，但那些人的那个网可能是他们根据作为网中成员的，经济、政治、法律方面的高级人物的利益而组织、操纵、产生的。这些高级人物在表面上却代表“每个人”的正当利益。

如果是那种情况的话，那么把集团犯罪当作一个由意裔美国人家族自己的法律和规则操纵的联盟那种观点就有可能是一种烟幕，遮盖了不法商业活动的现实。政界和其他领导人没有必要密谋策划，欺骗公众。黑手党就简直可以作某些人的方便的替罪羊。对其他人来说也可作为一种合理的解释来说明某些难以讲清楚原因的现象。我们不必认为每一件弄不明白的事情（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不明究竟）后面都有一个罪恶的阴谋。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

是：人类的分裂不是由于邪恶的人制造了谎言（虽然任何社会不乏这样的类型），而是由于愚昧者歪曲了对世界的解释而产生了错误的意识。

1962年秋天，我开始研究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集团犯罪。那时几乎所有与我谈到这事的人都说我选了一个不恰当的城市来进行这项研究。我听说西雅图不仅有幸被自然美景和处女般的“荒野”环抱，还幸运地有一个廉洁的政府和强有力的执法机构，并且集团犯罪很少见。

在研究过程中，我对我在开始这项调查前相信的东西产生了怀疑。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律师和社会家，我预料会看到犯罪能被那些社会化的、受冤枉的和与犯罪行为模式有不同联系的人所理解。我还预料会看到执法者在执法上过分顽固地坚持一种“犯罪控制”模式，有时不近情理地使用权威，对那些他们认为有犯罪或异常行为的人面临的人性问题上往往麻木不仁；那些人要不是因为这样，都是有良心的人，而且能显示“头脑正常”的公民团体的价值和情感。

总之，当我开始研究时，我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就略微偏向于艺术团体的自由左派。我趋向于先发现与那画面一致的事情。

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接受训练，其主要益处大约是可以学会各种理论透镜。一个用起来不合适时可换用另一个。还学会了一点，就是如要研究得法，就得搔到痒处。在研究的早期，我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原因就是没找到痒处。

我的研究随着描写我发现的一切而展开。我不想事先讲出结果而使这个故事平淡无味。方法、理论和发现也随之辩证地阐明。传达这个过程也是本书的内容之一。我进行社会学方面写作的方法不拘于传流。社会科学家们习惯地是先讲结论，大概是为了给负担过重的听众一个机会，使他们不用读整本书就能在看到或听到这些材料时认出来。我向那些喜欢那种形式的读者致歉。但我怕那种方法会剥夺读者们有所发现的兴趣。而这种兴趣无论在过去或现在都是我这项研究的特色。

现在我只暗示几个结论，这不会（把书中有待读者们去发现的东西）泄露得太多。从理论上说，我在这项计划中发现的一直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是在意识到我的研究很浅陋并且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情况下开始工作的。确实，我认为指导犯罪方面的学术研究的法律理论和犯罪理论（与在街上了解到的犯罪成为鲜明对比）完全把人引入歧途。我逐渐相信只有当我们都深刻地理解到犯罪原因以及对其反应都是表现政治和经济体系的社会关系，我们才能找到走出误解犯罪的迷宫的捷径。简单地说，或更简洁地说，犯罪是一政治现象，它具有某一特定时期的经济制度的特点。

从政治经济的观点来看，一般地理解犯罪和特殊地理解集团犯罪的最重要的理论模式是辩证法：犯罪行为起源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固有矛盾，而又反映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产生冲突，也产生解决它们的企图。矛盾的

解决又随之暴露出其他矛盾，冲突并导致更多的解决。这样便展开了历史的进程。这样，不法商业和集团犯罪活动的发展和维持就符合、表现、补充和反映了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

使用这个模式是对其最好的掌握。本书的剩余部分意在说明西雅图集团犯罪的现实怎样导致这个模式的使用并帮助发展了这一模式。

另一个更具体的研究结论也可能有助于剖析材料。我勾勒的关于集团犯罪的草图与其他人所画的图有两个主要的不同之处。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不相信集团犯罪是被一全国范围的，有一个委员会或董事会，对遍布全国的下属采用封建式统治的辛迪加经营和控制的。第二点，关于黑手党，科仁·诺斯特拉或简单地说一个指挥集团犯罪的组织的说法具有欺骗性。因为这个说法暗示集团犯罪是被一小撮在野的公民操纵的。我的研究很清楚地表明集团犯罪实际上包括一群政界人物，执法人员、实业家，工会领导和骗子（在某些方面来说最不重要）。统治这个团伙的人随着城市的不同而不同，亦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动。在纽约，拉基·路西亚诺和弗兰克·科斯特罗在位时可能比该市的其他任何人更有权。但在芝加哥和印第安纳州的加利，多年来则是政界人物对集团犯罪进行至高无上的、最重要的和实际的控制。

在每个犯罪网中都去寻找一个“教父”是个错误。这项研究给我们的教训是：那只是一个人们进进出出的网，

它的指挥部移来变去，角色变换而不稳定。但整个系统是一直存在的。如果为了给报纸找到好材料，我们可以说些更五花八门的骗子的特点。但那却无助于理解集团犯罪是怎样活动的，更不可能解释它为什么继续存在和壮大。

这就是一个西雅图犯罪网的故事。无论从其影响、收入、持久性、逍遥法外的能力，或是从其对该市及州里的生活的影响和支配权来看，那都是一个运转得格外成功的犯罪网。我发现的那个控制西雅图集团犯罪并从中获取利润的团伙与其他任何地方的犯罪网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也是由市里和州里的一些重要公民组成的。还有一群人与这群可敬的团体成员在一起并为他们工作。他们负责协调每日活动，如卖淫、纸牌戏、占卜、赌赛马、弹子游戏机、贩卖和扩散毒品、高利贷、黄色电影以及有组织的抢劫。从事集团犯罪的各团伙的代表组成了这个集团的政治和经济权力中心。他们定期会面，分配利润，讨论问题，建立必要的组织，决定对策。这一切对保持一种有利可图，毫不费事的生意是非常关键的。

这项研究开始于1962年。在后来的5年中（1962——1967），我花了大量时间观察及会见参与西雅图犯罪网的人。为了研究，我去过卡巴莱^①的秘密、赌牌室、监狱、执法室，和政界人物的会议室。1967年我离开了西雅图，但仍在继续这项研究。有一年夏天我回去住了3个月，还有过几次

①卡巴莱——有歌舞表演的餐馆或酒吧。——译者注

短期逗留。1971年大卫·克欧恩与我两次访问西雅图。他在那儿呆了几个月，为他的硕士论文收集资料。通过与朋友和信息提供人的接触，我的研究持续到了现在。虽然此书中报道的是1962——1973年间的发现，但描述的情景也适用于1978年。

在书中我既用真名也用假名。在某些情况下有必要使用假名，因为我有义务保护那些为我提供信息的人。那些信息使我得以写成此书。凡使用假名的地方我都在假名旁用字母（P）标出记号。

不管使用的名字是真是假，描述的情景却是真的。我的意图不是要研究那些参与了我发现的事情的人们的丑闻和个性，而是想说明为什么这些关系会在西雅图产生，为什么也会在别处产生，是怎样产生的。在这本书即将付印时，一群记者于最近发表了详细地说明亚利桑那州的不法商业犯罪网的材料，其中牵涉到一些美国最有名的政界和商界人士。如果把亚利桑那材料的名字和政治党派作些改动，它也同样适用于报道西雅图，芝加哥，纽瓦克或其他地方的调查结果。

目 录

前言

序言

1	只要有钱就可以得到想要的一切.....	(1)
2	在不道德的行业中.....	(21)
3	利润与贿款.....	(39)
4	犯罪网.....	(50)
5	保持控制权.....	(70)
6	犯罪网破裂.....	(102)
7	上流社会.....	(136)
8	敌人就是我们.....	(157)